



熊式一

八十回忆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007

八十回忆

熊式一 著

陈子善 编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八十回忆/熊式一著; 陈子善编.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5110 - 0394 - 2

I. ①八… II. ①熊… ②陈… III. ①熊式一—自传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1957 号

书 名: 八十回忆
作 者: 熊式一

责任编辑: 王 玮
整体设计: 郑在勇
封面设计: 周夏萍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 - 68997480 (销售)
010 - 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 010 - 68998879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开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印 张: 5.5
字 数: 73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110 - 0394 - 2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豚书馆”缘起

沈昌文

俞晓群、陆灏和我，在将近二十年前就有过一次“三结义”。那时，我刚要“退居二线”，但是贼心不死，还想做事。更主要的，是多年的出版工作让我结识许多名流，都是做文化的好资源。原单位的新领导不会不让我再做点小事，但是，我知道，老一辈的领导是不希望我再做什么事的，我的愿望会让新领导他们很为难。谁让我在过去一些年里那么不会伺候老人家呢！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三结义”了。

完全没有想到，封建社会里的自由结义形式

竟然胜过我多年习惯的领导任命方式。我们的“三结义”居然越搞越热火。没有多少年，做出来的东西，无论质与量，都让我惊喜不已。举例来说，先是《万象》杂志；接着是《新世纪万有文库》，几百本；后面来一个《书趣文丛》，六十来本……这些成绩，都是我过去不能想象的。自然，这些书的问世，还得感谢许多参与其事的其他同事和朋友，恕我不一一列举了。

那时“三结义”的“桃园”在沈阳的“辽教”。以后时过境迁，我们的刘备——俞晓群——迁出沈阳，于是，现在再次“三结义”，改在北京的“海豚”了。

出版社而名“海豚”，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但我知道海豚爱天使的故事——“天使想给海豚一个吻，可是海太深了。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可是天太高了……”“‘天使，我如何才能得到你爱的馈赠……’海豚痛苦地低鸣。”

现在，解决海豚痛苦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来自黄浦江边的著名渔人——陆灏。陆灏结识天下

那么多能写善译的天使，他们会一一给海豚以深爱，以宏文，让海豚名副其实地成为一条出版江河中生活得最顽强的鱼——俞晓群领导下的出版大鱼。

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乐见俞晓群、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三结义”中的一员，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我今年七十九岁，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话话前尘。以后，可能连这也不行了。但是无碍，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还是相信：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俞、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

二〇一〇年五月

出版说明

陈子善

一九八〇年代，我为刘以鬯先生主编的《香港文学》月刊撰稿，注意到也在该刊发表“八十回忆”系列文字的熊式一先生，可惜没有与他在同期《香港文学》刊文的荣幸。九〇年代我多次到香港开会访学，又在旧书肆觅得熊式一先生的《天桥》、《大学教授》等中文本，对他的认识更深了一层。

熊式一（1902—1991）是江西南昌人，笔名熊适逸等。他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英文科，对戏剧有浓厚的兴趣，创作和翻译生涯以戏剧为始终。自一九二九年起，他在《小说月报》、《新月》等新

文学杂志发表翻译英国大剧作家萧伯纳、巴蕾等的作品，他出版的著译单行本则有独幕喜剧《财神》、巴蕾的剧本《可敬的克莱登》和《我们上太太们那儿去吗？》等。

尽管熊式一的戏剧著译得到郑振铎、徐志摩等新文学大家的肯定，徐志摩还推崇他“对英美近代戏剧，很有造就”（引自《〈难母难女〉前言》），但是他没有留过学，不是“海归”，无法谋取大学教职。他一气之下，遂于一九三二年底远渡重洋到英国深造。

“墙内开花墙外红”，熊式一的英伦之行开启了他双语写作的序幕。在英国莎士比亚专家聂可尔（A. Nicoll）教授、诗人剧作家亚柏康贝（L. Abercrombie）教授等的鼓励下，熊式一尝试改写中国传统而又通俗的王宝钏故事，完成了英文话剧《王宝川》，一九三四年夏由英国麦勋书局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同年冬熊式一亲自导演，把《王宝川》搬上舞台，更是雅俗共赏，连演三年九百多场而不衰！次年秋，《王宝川》在纽约百老汇

上演，美国剧坛也为之轰动。

熊式一在欧美一剧成名，又把《西厢记》译成英文。一九三六年他载誉归国，“七七事变”后，他肩负宣传抗日的使命重返英伦。熊式一一九三九年创作英文话剧《大学教授》。一九四三年又出版长篇小说《天桥》，这是他英文创作的第二个高峰。这部“以历史为背景的社会讽刺小说”（引自《〈天桥〉中文版序》），通过李氏家族的兴衰，特别是李大同这个主要人物的塑造，展现了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变，出版后好评如潮，英国大文豪 H. G. Wells 誉之为“描述一个大国家的革命过程”，“是一幅完整的、动人心弦的、呼之欲出的画图”（转引自《〈天桥〉中文版序》）。《天桥》被译成法、德、西班牙、瑞典、捷克、荷兰等多种文字，畅销欧美，足以与林语堂英文名著《京华烟云》（又译作《瞬息京华》）媲美。

史学大师陈寅恪一九四五年秋到英伦“疗治目疾”时获赠《天桥》，“听读佉卢百感加”，先后“题赠二绝句”和一首七律，其一云：

海外林熊各擅场，卢前王后费评量。

北都旧俗非吾识，爱听天桥话故乡。

陈寅恪祖籍江西南昌府义宁州，少时曾居南昌，与熊式一谊属同乡。诗中把熊式一与林语堂在英语世界的影响相提并论，借用“初唐四杰”中杨炯“愧在卢（照邻）前，耻居王（勃）后”的典故“评量”《天桥》和《京华烟云》，认为自己“不识”林语堂笔下的“北都旧俗”，还是偏爱描写故乡的《天桥》（小说中“天桥”首尾呼应，“楔子”写乡绅李明在南昌城外赣江支流修建新桥，命之曰“天桥”；“尾声”又写李明之子李大同重造新的“既美丽又坚固”的“天桥”），评价不可谓不高。

一九五五年底，熊式一从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卸任后到香港，创办了清华学院。次年《王宝川》中文本在港问世，又过了四年，《天桥》中文本也在港问世。《香港文学》创刊一周年时，刘以鬯先生向熊式一热情约稿，于是他翻译的巴蕾的三幕喜剧《难母难女》在《香港文学》亮相，

接着《八十回忆》也陆续在《香港文学》刊出。这篇文学回忆录虽然只写了四章，远未完成，却详细而生动地追述了他怎样走上文学翻译之路，为什么要留学英伦，又是如何改写《王宝川》，如何得到萧伯纳的青睐并与之亲密交往等等，具有不容忽视的史料价值。

世人谁识熊式一？与早已名满天下的林语堂不同，熊式一先生的文学成就，特别是他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屈指可数的双语作家对中外文学交流所作的贡献，至今鲜为人知。《王宝钏》中英文对照本二〇〇六年三月才由北京商务印书馆推出，《天桥》中文本还未在内地出版。因此，我以为把他晚年所作的《八十回忆》以及《天桥》、《大学教授》中文本序跋等篇章編集出版，以补现代文学史之阙，正其时矣。

庚寅四月于海上梅川书舍

目 录

八十回忆

代沟与人瑞 (3)

初习英文 (9)

出国镀金去，写《王宝川》 (23)

谈谈萧伯纳 (46)

外 编

《天桥》中文版序 (73)

《大学教授》中文版序跋 (86)

《难母难女》前言 (147)

八十回忆

代沟与人瑞

我从十一岁的时候起（一九一二年），就有了一点附庸风雅的小毛病；填词、赋诗，写文章，尤其是喜欢刻图章。当然才疏学浅，都无足道哉；可是今日尚有一两方寿山石小名章留着做纪念，不知不觉的用了它六七十年了。我一世遇事都想取法乎上，所以交往的朋友之中，年龄相上下的极少；我专心去高攀当时当地的名士。在南昌那小小的城中，有一位周益之周谦老先生，书法金石最好；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登门拜访他时，他家的门役，一见我就说：“我们孙少爷不在家……”（因那时他的孙儿周必大正在中学读书）我说我不是看他的……他

瞪大他的眼睛问：“不找孙少爷？找我们少爷吗？”他看见我一直在摇头便改口惊问：“难道是要见我们老爷？”我只好大声地说：“不是，是你们的老太爷约我来拜访他老人家！”

后来我在北京上海，那真是游艺中原，以文会友；交往的人，大都比我大二三十，甚至于四十岁了。如林琴南（纾）、张菊生（元济）、黄伯雨（霖）、沈信卿（恩孚）、江问渔（以字行）、黄任之（炎培）、曾农髯（熙）、陈师曾（衡恪）、樊樊山（增祥）、陈半丁（年）、王梦白（云）等，大家从来不问年龄。说也奇怪，我三十二岁出国，到英国伦敦，第一个朋友便是张菊生所介绍的骆任廷（Sir James Lockhart）（香港的骆克道即是纪念他在此做过辅政司的）；其他如庄士顿（Sir Reginald Johnston）、萧伯纳（Bernard Shaw）、威尔士（H. G. Wells）、巴蕾（Sir James Barrie）等，那一个不是比我大三四十岁的！

现在一班时髦人，开口闭口不离代沟二字，在我看来，那完全是他个人自绝于人，不识时务而已！



(左起) 江问渔、熊式一、黄霖、方返、
沈定一、沈恩孚、黄炎培，摄于一九二九年

我在年青时，专门喜欢和老前辈来往，获益最多。现在自己日渐衰老，若不和青年们打成一片，岂不是自掘坟墓吗？我觉得这是极其自然的循环；老朋友一天比一天少，那当然应该是青年朋友一天比一天多了。

那知正在这种恶性循环运动加速的时候，四年之前，我早已算是八十岁的老者了，忽然一天在澳门马路上，遇见了一位一别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杨鹏翔，相见惊喜之余，他说要带我去认识一位